



台北新市长：

如再有法轮功的人被打就撤换警察分局长

【明慧网】台湾台北新任市长柯文哲，2014 年 12 月 25 日上任第一天，下午，柯文哲从市府走到议会的途中，针对“爱国同心会”在台北 101 大楼前的暴力行为，严肃地对着陪同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局长李德威说：“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如果再有法轮功的人被打伤，我就把你换掉！”李德威马上表态：“是！是！”

柯文哲事后受访时表示：人民有其权利义务，对就对，错就错，不光是台北，要让台湾建立公民社会，一切必须依法行事。得知台北市市长如此坚定正义的态度，民众纷纷表示欣慰与支持。

新北市退休教师郑女士说：“早知道爱国同心会过分行为，台湾是个有人权、有自由的地方，



图为大陆游客在台湾旅游景点看法轮功真相展板。法轮功在台湾广受欢迎，目前约有 70 万人修炼法轮功，修炼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你去恶意骚乱甚至打人，那就应该必须严办，噪音也应该要取缔才对。”

这个所谓“爱国同心会”经常在台北市著名的景点 101 大楼广场前，开着一辆箱型车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附近出没，以车上扩音器向周边的民众大声辱骂法轮功，并且



图右二为台北新任市长柯文哲

恐吓、甚至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也曾攻击路过的行人。“爱国同心会”经常在台湾公共场合挥舞中共五星红旗，公开支持中共。被台湾民众普遍认为有着中共背景，有如“中共在台湾的一只手”。“爱国同心会”成员中有数人已经官司累累，多次被判刑。更严重的是它已危及路人安全和台北市民的生活品质，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今年网路票选“二零一四年恶人榜”，爱国同心会排名前八位。◇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我是青岛莱西市的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我身上却实实在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那是三年前的一天，我骑电动车走在马路上，突然被从后边疾驶而来的车撞飞起来，接着完全失去了知觉。醒来后看到一位好心人站在面前。我问她：“这是怎么了？这是在哪儿呢？”她说我是被一辆面包车撞了，肇事车已经跑了。

我一看，自己是躺在刚才骑车走的那条路的斜前方的一块平地上，如果撞出落在道路的左边，那里有一条沟，还有大树，无论掉进沟里还是撞到树上，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落在马路上，不论哪一侧，就可能被来来往往的车轧的粉身碎骨了，想想真是后怕，好险啊！

这时，好心人拨打了 120，又通知了我的家人。

“三退”能保命

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我：我断了三根肋骨。医生给我缠上绷带。第二天，我感觉不到伤痛，于是自行解下了绷带。医生查房时问我丈夫：“是谁给她取下了绷带？”我说是我自己解开的。医生说：不行，你伤



得那么重，得马上把绷带绑上。

医生走后，我活动了两下身子，发觉真的一点也不痛，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再次取下绷带，跟丈夫说：“走，咱们回家吧，明天再来医院结算药费。”就这样断了的三根肋骨，两天就痊愈了，特别是身体没有承受大的痛苦。

怎么会死里逃生、伤而不痛，且又不治而愈呢？有什么原因？在这里我郑重地告诉大家：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他告诉了我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为什么要三退真相，并劝我“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还肯定的告诉我：我会因为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诚心三退，而得到福报——会逢凶化吉，保命。

这次发生车祸后，我仔细琢磨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更加相信大法弟子所说没有错。

（文／青岛莱西市一普通百姓）◇

读《最后一支毒针》想到的

【明慧网】2014 年 12 月 28 日明慧网刊登了文章《最后一支毒针》，通过大量人证俱在，曝光了中共在法轮功学员将要走出冤狱时，还要给他们注射一支毒针，使他们回家后失去记忆、导致残废、精神失常、甚至致死的事实，揭露了中共阴险、残忍的邪恶本质。

我读了明慧的这篇文章后，回想起 2012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18 日期间，我被从外地绑架回青岛后，被青岛“610”非法拘禁在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610”洗脑班。因我绝食绝水反迫害，遭强迫灌食，全天 24 小时插着胃管。有一次胃管被给我鼻饲的人员拖出来，不得不从新插管，人民医院来的护士把我两个鼻孔都插出了血后，总算插入了



▲ 揭露中共迫害的油画：打毒针

我的胃中，然后灌了液体，我随后吐了出来，看到是象水一样的液体，在我要吐的时候，人民医院一位姓曹的主任曾控制着我的头部不让我吐。

不久后，我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难受，不自觉的用手撕扯胸前的衣服，在床上左右翻滚。有一阵我应该是失去了知觉，因为我不知怎么猛一睁眼时，正看到看管我的

所谓社区义工在距离我的头部可能不到一尺的地方查看我的失常情况。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种难受劲儿才过去，但我已满身大汗，精疲力竭了。

就在那天晚上，金门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张静（音）来换班，一看到我就吓了一跳，她是药学硕士毕业，立刻去问晚上值班的“610”人员发生了什么事，“610”人员只淡淡地说从新插了胃管。

我当时以为是两个鼻孔被插出血的痛楚引起的难受，读了《最后一支毒针》文章中那些法轮功学员被打毒针后的反应，现在认识到中共人员不仅实施打毒针，还会给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灌食的东西中下毒药。

通过中共用药物摧残正常理智人的罪恶事实，更加说明，中共就是一个残害好人的大邪教。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中共酷刑：药物摧残

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迫害，2013 年 5 月 2 日，青岛 7 名法轮功学员用真人演示酷刑迫害并拍摄照片，再现受酷刑时的状态与场景时，遭到青岛 70 余名便衣警察的野蛮绑架，同时中共喉舌污蔑演示酷刑的图片为“伪造”，并将行正义之举的 7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这既是作恶多端的青岛公安施暴者在打击报复揭露真相的受害人，也是在欺骗不明真相的民众，否定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酷刑迫害的存在事实。然而，事实真相不是中共的谎言与暴力迫害能掩盖住的。

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酷刑种类繁多，其中有注射药物摧残，把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迫害。下面是发生在青岛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药物酷刑摧残的事实。

迫害案例：【明慧网】青岛莱西市实验中学的优秀教师胡克玲，只因坚信真善忍修炼法轮功，



图：注射毒针后留下后遗症：胡克玲的手指肿胀，手指关节肿大、变形。

惨遭精神病院折磨，以下是胡克玲本人叙述受药物迫害的经历。

因我坚持真善忍信仰，2002 年九月，时任莱西公安局政保科长邵军、青岛路派出所赵欣荣（女）、“610”副主任丁会军、实验中学办公室主任马学军等人强制将我绑架到莱西二院精神病科。具体迫害我的是精神病科的主任左文华（女，40 多岁），主治医生张文华（女，50 多岁）。他们把我绑在床上，给我打了不知是什么药物的针，结果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整晚。从第二天开始，他们每天都给我量血压，强迫我吃药，我不吃，男护士徐瑞强就把我绑在床上，捏住鼻子往里灌，喷得我满脸、头发都是药水。

每隔几天，他们就给我打一种不知名的

针剂。我不配合，男护士王波就找来四、五个男的精神病人，野蛮地把我摁在地上，给我解腰带、脱裤子，然后他就强行给我打针。

打了一个多月的药针后，我感到身体非常难受，例假没有了，视线模糊，看东西上下重影，我心里莫名地十分焦躁。

在亲人的持续救援下，2002 年腊月 27 日，我终于得以离开这个把健康人治成精神病的“精神病院”。这时的我已经是四肢僵硬，知觉麻木，视力模糊，看东西重影，脸部肿得像是横着的，目光呆滞，浑身不停地颤抖，四个月没有例假，心里有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难受。

2003 年正月，我回校上班，一见到我的样子，好几个同事趴在我肩头哭了，都说，“你不知道，你的样子简直是活脱脱的一个精神病患者了……。”这一年，从冬天直到夏季来临，恢复了半年的时间，我的脚还是肿得穿不上鞋，而手指骨节至今仍然肿胀、变形。◇